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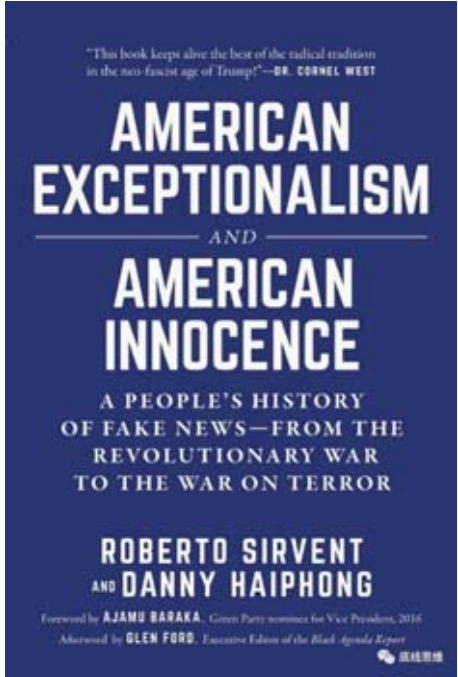
美國的共產主義者,還剩下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匹茲堡大學政治學系在讀博士對於關注美國時政的我來說,有的時候感覺自己就好像困在一個夢里,每隔一段時間,美國人就會把曾經水過的東西拿出來再水一遍。比如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會看到美國政客們又掏出個某某法案,說要與中國競爭;美國情報部門又拿出個某某報告,揭露中俄威脅美國內政、破壞世界和平的陰謀;美國軍隊又爆出個某某醜聞,發現他們“誤殺”了平民;美國警察又濫用武力害死了某某少數族裔;美國文藝工作者又製造出了一部美國人從某某邪惡勢力手中拯救世界的流行作品;美國社會內部又因為某某話題(族裔、信仰、墮胎、毒品、移民、性取向、全球變暖……還有如今的口罩和疫苗)引發了抗議和衝突……

以上是 3 天前、7 個月前和 11 個月前的新聞標題,內容全部都是情報部門認定中國為最大威脅。之前還有不少人幻想只要把特朗普趕下台,一切都能撥亂反正,好日子還在後頭呢。但現實證明,這種輪回夢境與誰當美國總統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至少特朗普執政的時候,節目效果是拉滿的,不像拜登這種傳統政客在台上的時候,我只能感到審美疲勞。拜登前腳參加中視視頻會面,後腳在國會強推中國競爭法案,討論抵制北京冬奧會……這些固定節目還有什麼好說的? 所以最近當我看到美國新聞,想要寫點什麼的時候,總會露出下面的表情:

要不……還是算了? 機緣巧合之下,我最近讀到一本 2019 年出版的書,書名叫《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關於“假新聞”的人民歷史——從美國革命戰爭到反恐戰爭》(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American Innocence: A People's History of Fake News—From the Revolutionary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 暫無中譯本),作者是美國青年學者和獨立記者羅伯特·希爾維特(Robert Sirvent)和丹尼·海防(Danny Haiphong)。雖然該書是兩年前特朗普執政時期出版的,但對於兩年後拜登政權的現狀,卻有着非常強的預測能力,就好像美國政客們都在配合作者的預言整活一樣。所以在這裡,我想花點時間介紹一下《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這本書。它雖然是一本以歷史為主題的書,但本質更像是一篇寫給美國大眾的政治檄文,意在批判美帝國主義,揭露“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因此,相比于歷史本身,它更關注歷史是如何被輿論塑造,又是如何被大眾所記憶的。而更重要的是,兩位作者都是美國當前的共產主義者和冷戰時期美國激進運動的繼承者。因此,書中避開了主流白人建制派的視角,繼承了冷戰時期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更側重於從“人民”的立場來看問題,強調少數族裔和共產主義者們受到的壓迫和進行的反抗。雖然我們知道共產主義的立場在美國是極少數派,而且這麼“激進”的書能順利出版完全是因為他們毫無影響力,但是該書對我們中國人仍然有着很多啟示:因為《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所提到的很多美國的系統性矛盾,可以幫助我們很好地預測和解釋當下的美國。



羅伯特·希爾維特、丹尼·海防:《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關於“假新聞”的人民歷史——從美國革命戰爭到反恐戰爭》為什麼有人恨美國? 一定是因為嫉妒。這本書一上來就開了個地圖炮:“假新聞早在唐納德·特朗普之前就存在了……能被美利堅帝國各大頻道傳播的新聞,只有美國例外論和美國無辜論的新聞。而本書將要證明,它們都是假新聞。”也就是說,作者並不滿足於批判時任總統特朗普以

及他對主流媒體的態度,作者要批判的,是整個美利堅帝國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工具——“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什麼是美國例外論?希爾維特和海防認為,“美國例外論”是一種“意識形態工具”,用于支持這樣一種美國敘事:“人類歷史應當被理解為一種通往高級階段文明的線性進步。西方文明代表着歷史發展的頂點,而美國又體現着西方文明最為優秀最為先進的發展階段。也就是說,美國是至今人類歷史最優秀最先進的化身。”對於這種“美國例外論”,我們其實並不陌生。從建國初期認為美國領土擴張是上帝旨意的“天定命運論”,到冷戰結束後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代表歷史發展最終階段的“歷史終結論”,都是它的體現。所以,特朗普當年提出的“美國第一”和“讓美國再次偉大”這種口號,雖然聽起來太過簡單粗暴,但也是遵循了美國例外論的傳統。如今拜登政權反復強調美國要跟中國搞“競爭”,中國不能贏過美國,只不過是把特朗普的話降點調子罷了。不過,批判這種美國例外論的作品也很多,《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一個創新之處在于,希爾維特和海防認為,在“美國例外論”的另一面,與之相輔相成的,是“美國無辜論”。為什麼“美國例外論”需要“美國無辜論”?因為美國總會像這世界上的其它國家一樣,在過去、現在或將來犯下有違道德的罪行。而為瞭解釋“完美”的美國為何犯下這種罪行,就需要“美國無辜論”。美國無辜論認為,美國犯下罪行不是結構性的問題,只不過是對常規的“偏離”,或者是單純的“不幸”和“失誤”。美國無辜論的作用就是,“給美國種族滅絕和帝國主義行徑加上純潔和善良的意圖,而與此同時,將最為骯髒和邪惡的動機甩給其它國家的暴力行爲。”

Botched drone strike that killed 10 civilians in Kabul was not a result of criminal negligence, Pentagon says



所以我們看到,9·11 事件後,當美國人疑惑“為什麼他們恨我們”,時任總統小布什絕口不提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暴行,也避而不談美國曾經出于反蘇目的對聖戰者的資助,而只給了這樣一個答案:“他們憎恨在我們這裏看到的一切……他們憎恨我們的自由。”簡而言之,美國是無辜的,一切對美國的攻擊都只是因為美國太過例外太過美好,引發了壞人的嫉妒,這跟被美國侵略的國家和殺害的人民毫無關係。哪有什麼美國侵略,不過是好人對抗壞人的正當防衛罷了。因此,當美國在今年撤出阿富汗的時候,拜登也沒有拆小布什的台,沒有說這場反恐戰爭是錯的。而是一邊強調當初入侵阿富汗是“為了確保阿富汗不能再被用于發動對我們祖國的襲擊”,一邊說如今阿富汗的威脅已經解除,該把精力轉移到與中俄的競爭上:“而中國與俄羅斯在這場競爭中最希望的,就是美國在阿富汗的泥沼里再陷進去十年”。你看,新的壞人已經安排上了。諷刺的是,在演講的最後,拜登拿 8 月 29 號美軍在喀布爾的一場無人機空襲作為例子,夸耀美國如今有能力只靠空襲就打擊恐怖分子,不再需要地面部隊。而這場空襲,事後證明被炸死的全都是阿富汗無辜平民,甚至包括七名兒童。這個時候,美國無辜論又要上場了。前幾天,五角大樓發佈了一份針對這場空襲的調查報告,聲稱這起空襲並不是由於“過失犯罪”,也不建議採取任何懲罰。

簡單來說,就是一場意外罷了,別再計較了。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這樣的“意外”已經數不過來了,你還要怎麼樣?真能一個個追究嗎? 畢竟,說到底,這些枉死的平民其實從一開始就沒什麼美國人關心。就連中國都有不少人無視美軍及其盟友軍閥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哀嘆美軍的撤退是阿富汗的黑暗與倒退,那美國人就更不用說了。美國人只會記得他們給阿富汗個別城市的少數人帶來了所謂的“民主自由文明先進”,而不記得遍布阿富汗其他區域的混亂與死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美國例外論”和“美國無辜論”有機結合在一起時,美國的統治階級就擁有了一件強大的意識形態工具。他們可以一邊壓迫美國和世界人民,一邊讓美國人民甚至部分世界人

民心甘情願地接受美國的壓迫。而美國所成就的霸權與施行的暴行,既為“美國例外論”和“美國無辜論”提供了土壤和養分,也提供了發揮的舞臺和契機。美國政客和媒體對歷史與現實選擇性地敘述和記憶,讓美國人民相信,美國永遠是“例外的”“無辜的”,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崇高的目的,而所犯下的惡行不是被遺忘,就是被視為“無心的失誤”。而美國在冷戰的最終勝利,更是給它戴上了無可置疑的道德光環,洗白了美國所犯下的一切罪行。為什麼美國人識字,卻是文盲?《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的基本內容其實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一部分回顧歷史,回顧美國侵略擴張和種族主義史,揭露美國從來不是人道和民主的楷模,從而打破籠罩在美國歷史上的道德光環,以及人人皆可成功的“美國夢”。後一部分則討論現實,探討“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如何服務於當前美國的帝國主義體系,而這一體系又該如何被打破。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書里回顧的歷史其實沒啥新鮮東西,因為所列舉的美國歷史罪行,不管是對原住民的屠殺,還是在朝鮮犯下的戰爭罪行,對我們來說很多都屬於常識。但這幾章的真正價值其實正在于此:為什麼這些簡單的歷史常識在美國普通民衆中無人知曉,以至於需要作者專門花大篇幅反復宣傳? 而且,希爾維特和海防在書中甚至都沒有深挖什麼獨家史料,都是美國民衆很容易就能獲得的公開文件和美國歷史學家的著述。但即便如此,大多數美國民衆仍然對這些歷史的存在一無所知。比如文中多次引用了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布魯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著作,用來闡述美軍對朝鮮的侵略行徑沒有道德基礎,指出美國在朝鮮戰場上如何破壞村莊、屠殺平民。但是卡明斯並不是什麼學

術新人,而是美國研究朝鮮的權威學者之一。諷刺的是,卡明斯早在 1988 年就出版了《不為人知的戰爭》來講述朝鮮戰爭,揭露美國人如何遺忘了這場戰爭以及美國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但直到今天,卡明斯仍然在擔憂美國人對朝鮮和朝鮮戰爭一無所知。為什麼會這樣?《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給出的解釋是,美國主流媒體和政府的輿論宣傳太過成功,因此冷戰時期的美國民衆無從瞭解真相,而冷戰之後的美國民衆也無從瞭解歷史:“美國例外論和美國無辜論讓美國對朝鮮的侵略成爲了一場‘不為人知的戰爭’。這些意識形態起着兩部分作用。一部分是在美國侵略朝鮮這三年間消除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動和野心。另一部分是美國當權者通過敘事來非人化朝鮮人民……”比如,《紐約時報》的著名編輯、普利策獎獲得者漢森·鮑德溫(Hanson Baldwin)當時是這麼在文章里形容朝鮮軍隊的:“我們在朝鮮面對的是一支野蠻人的軍隊,只不過這些野蠻人受過訓練,殘酷無情,而且擅長戰鬥,就像成吉思汗的部落……他們從納粹的閃電戰手冊里學到了一頁,並使用著一切恐怖與恐懼的武器……”而當這位編輯接受採訪的時候,他更直白地說:“朝鮮人就是蝗蟲,就像納粹,就像害蟲,會尖叫着衝過來。”

The Lesson of Korea: Reds' Skill, Power Call for Reappraisal of ...

By HANSON W. BALDWIN
New York Times (1923-); Jul 14, 1950;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with Index
pg. 4

The Lesson of Korea

Reds' Skill, Power Call for Reappraisal of Defense Needs Against Sudden Invasion

By HANSON W. BALDWIN

A reappraisal, on a world-wide basis, of the capabilities of Soviet satellite forces and of the strength required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defense against sudden invasion will be one of the inevitable by-products of the Korean fighting. Reports from Europe yesterday said the successes of the North Korean Communists already had forced an upward revision in the estimates of troop strengths needed as reckless of life, and as skilled in the tactics of the kind of war they fight as the hordes of Genghis Khan. They have combined well the primitive with the modern—guerilla warfare with armored thrust. They have taken a leaf from the Nazi book of blitzkrieg and are employing all the weapons of fear and terror, stealthy and mass attack. Morale, at least in

當然,這位編輯也注意到了美國的炸彈殺害了無數朝鮮婦女兒童,並且好心地提醒美軍:“我們不能只帶來破壞,而是要說服那些簡單、原始、野蠻的人,讓他們相信,我們——而不是共產主義者,才是他們的朋友……”我沒聽說過如果要做別人的朋友,先要把他們視為野蠻人甚至蝗蟲,但也許美國人就是這麼例外呢?而鮑德溫在那個年代並不是特例。美國傳教士說朝鮮人因為近親結婚所以“心智發育遲緩”,美國雜誌《遠東經濟評論》說朝鮮人充滿着“暴虐與野蠻”,《007》系列的作者伊恩·弗萊明也在作品里面描繪朝鮮人是“最為殘忍無情的民

族”。可想而知,正是這些充斥着種族主義和黃禍論的人,掌握着美國和西方世界的輿論,也影響着人們對於一系列事件的看法與記憶。而更重要的是,同樣的抹黑朝鮮的輿論也延續到了今天。卡明斯就曾在採訪中抱怨,媒體報道朝鮮永遠是同樣的人權和獨裁的陳詞濫調:“今天奧巴馬或者別的什麼人往朝鮮派一架可攜帶核彈的轟炸機,第二天 CNN 就會附和寫一篇《來自朝鮮的威脅》,就好像不是美國威脅朝鮮而是反過來一樣……”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金(C. Richard King)在談到原住民問題時有一段名言:

“大多數美國人沒有接受過足夠的關於原住民的歷史教育,或者真正接觸原住民……美國教育系統的這一問題解釋了,為什麼那么多美國人無法批判性地分析所處系統中的政客與媒體的言語和行動……從各方面來講,儘管大多數美國人會識字,但他們仍然是文盲。”很顯然,這段話不光適用於原住民的歷史,也適用於美國建國以來各個時期的對外侵略和對內壓迫的歷史。美國教育系統長久存在的問題無需贅言,而在這樣孱弱的教育系統中,歷史教育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歷史課由體育老師教”在美國不是個段子,而是個常見的現象。如果歷史教育缺席了,那麼美國人要么接受不到教育,要么就只能從流行文化中獲得知識。可是美國文藝工作者們的歷史又是誰教的呢?他們就比一般美國人懂得多嗎? 是的,美國電影經常出現美國壞人,但是最後誰打敗了美國壞人?另一群美國好人。是的,美國電影也經常會提兩句過去的黑歷史,但是然後呢?當然是原諒美國啦。就連美國人最熟悉的二戰,如今在影視和遊戲中都經常發明歷史,甚至把蘇聯當成納粹來描繪了,那別的歷史又能好到哪兒去? 所以我在美國大學擔任歷史課助教的時候,就見識過很多美國學生雖然腦子靈光,但是對基本歷史事實近乎文盲一樣,連一戰二戰都能搞混,更不用說別的歷史了。而主動來選這門課的學生,已經是對歷史最感興趣的一批美國人了。因此,美國人有很多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無知和妄想,我們對此完全沒有必要意外,不如說他們不知道才是正常的。是的,現在是信息化的時代,美國人當然可以自由地獲取任何想獲取的信息。但前提是,他們得想啊。如果你從小到大所接觸的主流輿論就是充斥着偏見的,如果你從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就不包含那些主流之外的信息,你又怎麼會主動打破偏見呢? 更不用說,你瞭解歷史瞭解世界又能幹什麼? 你不知道又能怎麼樣?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在醜化美國人,會質疑:怎麼美國人會這麼無知呢?如果美國人這麼無知,美國怎麼會這麼厲害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你開網約車需要知道美國屠殺了多少原住民嗎,你在電子廠上班需要知道美國如何侵佔墨西哥領土嗎,你去其他國家打仗需要知道美國轟炸了多少越南鄉村嗎……

蒙大拿州瑪麗亞斯大屠殺。來源:legends of american 別說普通藍領了,就是白領和知識分子,他們的工作也不需要任何他們專業之外的知識,比如一個研究美國當代內政治的學者,知道冷戰時期美國在亞非拉的侵略又有什么意義呢?在此就不吐槽我接觸到的某些美國學者了……其實也不怪他們,脫離了自己的領域,誰還不是個文盲呢? 沒有強制性的義務教育,僅憑個人興趣,你會學多少自己從來沒有接觸過,也永遠用不上的知識呢?你又有多大的判斷力和動力,去質疑主流輿論的宣傳呢? 如果你今天玩着《使命召喚》遊戲,里面說俄羅斯/蘇聯是壞人,明天看着漫威或者 007 系列電影/漫畫,里面也說俄羅斯/蘇聯是壞人……你從來沒有接觸過,也沒有必要接觸跟俄羅斯或蘇聯有關的其他信息。那麼到了後天,如果政客們說俄羅斯干涉了美國大選,說俄羅斯開展了邪惡的網絡襲擊,說俄羅斯意圖顛覆美國,你會怎麼想……更不用說網絡時代的政治對立又把人們所接觸到的信息進一步篩選和細分,每個人都可以藏在本黨派的信息氣泡中,基本看不見偏離既有認知的信息。所以當我們說美國例外論和美國無辜論的輿論宣傳很成功的時候,我們既不需要認為美國人特別愚蠢,也不需要認為美國政府有什麼精密的洗腦陰謀。只要任事物自然發展就可以了,因為真的沒多少人關心真相。當然,《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的作者是關心的,雖然我不覺得他們的書能夠讓美國人真的擺脫“文盲”狀態,但是這樣的努力顯然是可敬的。美國的共產主義者,還剩下什麼? 除了試圖破除美國人民對歷史的虛假記憶,《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無辜論》還討論了當前現實存在的美帝國主義,以及當下的“新冷戰”。根據作者的理論,美國對內的種族主義和對外的帝國主義,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對世界人民的壓迫。(接下頁)